

战“疫”时期的爱情

「我们，撑得起！」

年轻军队医务工作者的青春宣言

“解放军来了！……姑娘你这么年轻！”22岁的邓艺伟清晰记得她乘军机抵达武汉的那个除夕夜，一路上，不断听到周围人带着惊叹的议论。

“我要开始战斗了！”她暗暗握拳。作为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从那天起，她与战友们一直冲锋在抗“疫”最前线。

这支队伍里，有年长资深的专家、技师，而更多的，是85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队员。一个多月的殊死拼搏，年轻一代的白衣战士们用火热的激情与昂扬的斗志，交上了让人敬佩、也让人安心的答卷，更发出了属于他们的青春宣言——“我们，撑得起！”

“怕苦怕累怕危险，那我也不会来了”

汗水顺着防护服滑下，像一股溪流滑进裤腿再流进鞋里；呼吸在重重阻碍下变得急促而艰难；口罩、护目镜、防护面屏勒得人“脑仁都要疼出来”……每次下班回到宿舍，陈颖都“累瘫在床上”，嘴里黏得发苦，却常常连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了。

即使这样，从进驻火神山医院那天起，她一直坚守在“红区”病房，没有后退一步。

她说：“我来了就是要吃苦的。”

生于1991年的陈颖，是主动要求“上前线”的。“这么重大的任务，能把我选上，说明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也要对我的责任。”她说。几十天来，她与战友们担起了责任，也经受住了考验。

“出乎意料。”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科主任喻超这样评价他团队里的年轻队员，“来之前还有人担心他们会退缩，吃不了苦，不服从管理……但这些天来，孩子们太棒了！太令人感动了！”

在他眼中，这批年轻人“除了不爱吃饭爱吃零食，没别的毛病”，之前打了那么多催征鼓劲的腹稿，“基本没用上”。

他最经常做的思想工作反而是：“不要意气用事，不舒服就到外面缓缓，千万别硬挺着……”感染科重症患者多，护士们除了护理工作外，还要照顾患者的生活起居。几名护士面对几十位患者，忙得脚不沾地。谁都不想中途退出去，因为那意味着战友得承担起你那份工作。

“25床不愿吃饭，先喂点热牛奶。26床会自己吃，给他下巴下垫块毛巾。27床得睡，但意识很清醒的，你问他吃些什么眼睛会眨巴。29床老爷爷子脾气有点倔，我们得哄一下……”

这是护士杨涛交班后给同事发去的备注。在年轻队员眼中，对方是患者，也是“自家的亲人”。

“我也要长成大树”

再大的压力，也压不住蓬勃的青春气息——

裹上厚厚的防护服，嘻嘻哈哈自嘲是“大白”；拔出签字笔，互相在防护服上写各种“创意签名”；脱掉口罩，大大吸一口新鲜空气，仰天长啸：“世界又是我的啦！”摘下护目镜，眉心被挤出泛着血色的“小肉包”——“还挺可爱！”她们冲着镜子做个鬼脸……

是怎样飞扬的生命、充满干劲的青春，才会面对困难风险，毫无惧色、奋勇向前。

夜班班车等到了深夜里的最后一批乘客。裹着沉重的军大衣，她们仍然笑得像一把“迷彩色的豆子”。

然而不一会儿，这种“解放”的兴奋就会被深重的疲倦冲得东倒西歪，仰着头、张着嘴，一张张年轻的脸庞靠着车窗、扶手，睡得肆无忌惮。

“年轻人就是觉多嘛。”文娇银不好意思地笑笑。还不到25岁的她一向坚持“睡满最后一分钟”。早班班车凌晨就出发，一帮女孩子们呼啦啦从楼上冲下来，呼啦啦往车上冲，保障员叔叔阿姨们举着塑料袋在身后一连串追着吼：“早饭！把早饭带上！”还是一群孩子呀！

这批“孩子”，跟护士长毛梅的儿子差不多年纪，要她照顾着唠叨着，却也时时带给她振奋和惊喜。他们会像自己一样手写“前线日记”，也会用最新潮的手机软件编辑Vlog、小视频；会像自己一样认认真真填写护理日志，也会在线上交流经验、分享心得。科主任制定的防护方案，年轻的他们第一时间分享进微信群，自发加进一张思维导图，复杂的流程一下子清晰不少……

“真的长大了，随时要把我们‘拍在沙滩上’。”毛梅的语气里，是欣慰、是赞赏、是自豪。

“17年前的‘非典’，那么多人保护着我。”文娇银说，“现在我长大了，我也要长成大树，去为人遮风挡雨。”

“现在轮到我了！”

“你疯了么？这么危险你去什么去！”刚得知女儿报名去武汉，张梦瑶的妈妈在电话里喊了起来。

哪个父母，听到儿女即将出征，第一反应不是焦虑和不安？

也正是这些父母，最终都全力支持儿女们的选择。

“先有国再有家，爸妈支持你！”一夜过后，爸爸给张梦瑶打来电话，妈妈在一旁补充：“妈就一个要求：千万注意安全！”17年前，张琪佩在电视里看到了军队医疗队出征小汤山的新闻，画面中，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那是爸爸！”她还记得当时的自豪与心酸。

17年后，情景再现。此时的张琪佩已经是一名战士了！剪掉长发，镜子里，那个穿着海洋迷彩的“假小子”，多像当年的爸爸！“爸爸，现在轮到我了！”她对着镜子敬了个军礼。

夜班后，汪璐打开手机，点开舅舅发来的微信。舅舅写道，“姥爷建国，妈妈保国，你在为国。家里三代军人，你最优秀！”

汪璐“瞬间泪目”。她的姥爷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担任机枪手，妈妈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过三等功。汪璐觉得，“就像是一支接力棒，现在，交到我的手上。”

如今，汪璐已经是科室的骨干，来到武汉后，她与另一名年轻同事主动承担了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检验科所有夜班和大夜班。“我跟主说，不能让老同志、让快退休的老师傅们在前面顶了，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冲上去！我们，撑得起！”

“再辛苦，能有前辈们当年苦？”周燕说。火神山医院有很多前辈，曾在抗击“非典”、援非抗埃、阻击禽流感疫情等多项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重任。而出生于1990年的她，也是参加过高原送医、赴非洲维和等任务的“老兵”了。

闲娱时，周燕最大的乐趣就是翻看手机里儿子的视频和照片，隔空亲吻那胖胖的脸蛋和小脚丫。儿子只有一岁，还不会跟妈妈交流，但周燕说，等儿子长大了，一定会跟他讲妈妈战“疫”的故事。

“我不会跟她说妈妈多‘了不起’，我要讲的是，妈妈所做的事情，有多了不起，妈妈所在的这个集体，有多了不起！”周燕说。（记者张汨汨、黎云、贾启龙 参与采访：王均波、赵佳庆、罗杨、刘汉宝、李永飞、刘远桥）新华社武汉3月12日电



▲2月22日晚，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内，涂盛锦（左）和曹珊在车内聊天。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各地数万医务工作者集结赶赴湖北和武汉，如同“白衣战士”向着战场“逆行”，以生命赴使命。

因为战“疫”而千里相隔的背后，夫妻间那一句句牵挂的话、一封封温存的信、一个个春暖花开时的约定，也见证着特殊时期别样的爱与情。

片刻即是团圆

3月3日晚9时许，不远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霓虹灯光漫进车里，映在涂盛锦和曹珊脸上，夜幕下的城市一隅仿佛也多了几分温馨。

在车里，这对医护夫妻已度过近40个晚上。

和往常一样，涂盛锦在前排副驾驶躺着，翻着书，曹珊在后排半躺着，盯着手机，时不时两人就把头凑一块聊上几句。

今年44岁的涂盛锦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六楼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医师，40岁的曹珊是南二楼病区护士。

首批“不明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后的第二天，涂盛锦就参与救治工作中。后来，病区越开越多，曹珊从1月7日起也投入战斗。虽在同一栋楼，但两人白天忙到连见面的时间也没有，11岁的儿子只好交给老人照看。

1月23日，武汉关闭出城交通，不久市内公共交通停运，医院职工不能回家的大多，加上前来支援的医疗队，单位宿舍爆满，酒店房间也吃紧。夫妻俩做了一个决定：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自己睡车上——“在车上睡了几次也习惯了。”

于是，正月初一那天开始，这辆陪伴夫妻俩8年的爱车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一段时间后，医院通知他们已协调出附近酒店的房间，可涂盛锦还是决定在车上过夜，“房间是有，但酒店到医院开车都得10多分钟。遇到抢救的，那是按秒算，有这时间就可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大多时候不脱外套，就盖个被子，“能省多少时间是多少。”

曹珊知道丈夫放心不下病人，也留下来陪丈夫，“我一个人睡不着，我不在旁边，他也睡不安稳。”

战“疫”时期的忙乱节奏让平日里不爱说话的涂盛锦多了一个习惯：在车上这会儿，他喜欢凑着曹珊聊聊天，虽只是工作琐事，但在曹珊听来，已是霓虹映照之下最别样的情话。

“最近工作量少了不少，多数时间可以回酒店住。可今天我重症室又临时有事耽搁了，这还是决定在车上过夜。”曹珊说，虽然相比最紧张的时候稍微轻松了些，但大家思想上都不敢有半点松懈。

深夜，武汉的风依旧凛冽。“以后回想起来，应该是挺浪漫的一件事吧。”涂盛锦放下手里的书，扭头盯着已相识近20年的曹珊说道。

这一夜，两人聊着聊着又睡着了。

千里相隔的约定

2月12日，云南昆明。

火神山的「板房医生」

“25—28床的卫生间从屋顶往下漏水。”“11—12床传递窗门关不上了。”“29床的灯管不亮了。”

对讲机响个不停，简军义一边听，一边详细记录在每日“待办清单”的小本子上。领取了配件后，简军义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开始穿戴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从“绿区”开始，穿越“黄区”，再到达“红区”，这是他每天在这座板房医院要走的路。

简军义是火神山医院的一名上士修理工，负责病区的维修维护。每修完一处，简军义就会在他的记录本上画个“对勾”，一天下来，本上要打上二三十个“对勾”。

“医生们治病救人，我们是专治营房维修领域的各种‘不服’。”简军义说。疫情发生后，单位要选派一名负责水电修理的战士到武汉，简军义主动请战，从甘肃天水来到湖北武汉。

“没有困难！”离开甘肃时，这位入伍15年的老兵向组织汇报。来到火神山医院，这仍是他的口头禅。

与平时的工作不同，病区的营房维修，需要穿着多层防护服，戴着面罩和手套工作。平时10分钟能干完的活儿，简军义穿着防护服得干20分钟。“别看现在才三月份，穿了防护服再干活，不一会儿就像过夏天。”简军义说，“套着3层防护手套，干起活儿来手指头都听不见，好几次用电钻拧螺丝时差点划破手套。”

从进入火神山医院到现在，简军义没有发生一次维修事故和安全事故。简军义把这份成绩归功于“细致”和“经验”。

为了防止感染，从进门穿防护服到出门脱防护服，全程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监督，“你小心点，千万不敢大意。”这是简军义听到医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疫情结束后，我一定带着你们娘儿们来武汉，看看我努力过的地方。”简军义向妻子和孩子许下了承诺。

早上七点半，简军义又准时登上开往火神山医院的公交车。“对于军人来说，没有什么‘特殊地点’，在哪工作都是一样的战斗。”（黎云、贾启龙、高玉娇）据新华社武汉电

收到集结通知的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医生何姗姗“撤下”新婚丈夫，匆匆一别，赶赴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场”前线。

从那天起，何姗姗都在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开展救治，开启“战时节奏”。

重症监护室的工作容不得丝毫懈怠。一早换上装备进病房后，何姗姗会仔细与管床护士沟通，了解患者病情，还要给插管患者翻身拍背排痰，并根据患者病情调节呼吸机参数、和同事们讨论患者病情并记录……忙完一天的工作，往往已过晚上7点。

在这个稍微闲下来的工夫，她才有时间和丈夫李郭三通个电话。

说起丈夫，何姗姗不无愧疚。很少有人知道，刚领结婚证不久的两人原本打算今年3月办婚礼。然而，疫情发生后，何姗姗主动“参战”，赶赴湖北支援，穿婚纱办婚礼就这样搁置了。

“我在武汉上的大学，那里是培养我的地方，现在是我回馈的时候。”提出申请时，何姗姗这样跟丈夫解释。

临行前，李郭三一面叮嘱她，一面帮她收拾行李，可心里满满的都是担心和不舍。

2月14日情人节这天，李郭三终于通过一封信道出了心声：“我压下了所有负面情绪，害怕影响到你……”他知道，此去前线直接与患者接触，感染风险很高。但他更知道，妻子和

自己都是医务工作者，救治患者是天职。

“千万做好防护，照顾好自己，我只有收到你的消息时，心里才会踏实一些……你一直是我的骄傲，你有一颗善良勇敢的心，你去支援湖北，我继续坚守昆明。”暖心的话、仿佛带着丈夫体温的字，让何姗姗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这段日子有太多感动，最近我特别容易流泪，这眼泪，与‘爱’和‘情’有关，既是对患者的爱，也是对家人的情。”

何姗姗仍守在前线，悉心救治患者，也更加注意防护。这既是为了更好地救治患者，也是为了临走前的那句约定：“放心老公，我会平安回来。回来了，我们就去拍最美的婚纱照。”

待我归来时

今年32岁的郭龙飞，是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主治医师。随甘肃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19病区救治患者后，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嗓子“馋着”那一口水的渴望。

刚到病区时，由于支援人员和防护装备紧张，郭龙飞和同事们常常一天要在病区待上8个小时，加上穿戴防护服的准备时间，累计有10个小时。郭龙飞嗓子常常渴得冒烟，只好在进病区前喝点水，并预见性地穿起尿不湿。“穿没穿尿不湿”，也成了郭龙飞和守在

后方的妻子白雅婷每天视频聊天的固定话题。

看着丈夫脸上的口罩勒痕，白雅婷心疼得厉害。但作为甘肃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的她，更担心的是丈夫感染病毒的风险。要说没有感染风险，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郭龙飞在病房救治时，一个患者说嗓子比较痒，郭龙飞便拿起手电筒检查，就在他靠近探照时，患者突然咳嗽起来。

当时，郭龙飞穿着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但没有戴防护面具或面屏。事后，他很担心自己被感染，但为了不让更多妻子担心，就一直瞒着她。

让郭龙飞夫妻感到振奋的是，形势在逐渐转好。近日来，住院患者数量减少，外援救治力量充实，郭龙飞和同事们的的工作时间减少到6个小时，也不用再穿尿不湿了。

今年的2月14日，因为分隔两地，郭龙飞给妻子录制了一段表白视频：“媳妇，抱歉今年没发出礼物了……世间虽有千般好，但唯你最珍贵。”

他始终记着妻子送别时的那句话：“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们摘下口罩，看见彼此的微笑。”他相信，这一天就要到来。

（记者陈聪、侯文坤、廖君、林碧锋、梁军、马希平）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要在患者病情滑向悬崖之前拉住他”

新华社武汉3月12日电（记者贾启龙、黎云）57岁的江晓静在临床一线与传染病斗争已有34年。她原本想等春节一过，就打报告退居二线。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她的计划。

疫情发生后，中部战区总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作为中部战区总医院专家组组长的江晓静，时刻关注着疫情动向。她穿着防护服“泡”在各个病房中，详细询问每一名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感受，分析他们不同阶段的病情变化。

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她撰写了《中部战区总医院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并尝试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患者因症施治，效果明显。

那段时间，江晓静每天工作到凌晨。每次查房后，她就直接到办公室休息。即使到了凌晨，她还在微信群中了解患者情况、跟进指导临床护理。

在科室的微信群里，至今留存着几百张

图片，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名患者输液、喝水、用餐等“入量”数据和排尿、排便等“出量”数据。

江晓静的严谨在医院是出了名的。护士站的留言板上详细记录着发热患者的体温，不仅有定时的体温数据，还有“日间最高”“夜间最低”等记录。

“每次交班，江主任都会了解病人的各种数据。”护士长周勤说，“从护理计划的落实到不同患者的输液速度，从一日三餐到心理疏导，江主任盯得很紧，直到拿出一套很精细的个性化方案才罢休。”

江晓静认为，必须针对患者身体指标的变化，精准采集信息，为“一人一策”综合施治提供依据。

感染内科有个秤，江晓静要求患者吃饭前后都要称一次，精确到克。她还要求饮水要用烧杯精确到毫升，“有的患者水补多了，就会出现肺水肿、心衰等症状，导致病情加重，因而输入量必须高度精细化。”她说。

在江晓静负责的传染科，许多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经过治疗后，被转入普通科室。她的绝招就是死死盯住病情变化的“窗口期”。

一次，科里收治了一名轻症感染者。但在江晓静看来“实则不然”。

“肺部CT显示，患者多个位置被感染。目前，症状很轻，但要特别关注。”江晓静给患者使用了心电图监护仪，每天查看各项数据10余次，并叮嘱护士严密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

第5天，患者各项监测数据“上蹿下跳”。江晓静马上对患者实施抢救，最终患者转危为安。

“要在患者病情滑向悬崖之前拉住他。”这是采访江晓静时听到的最多的话。目前，“一人一策”的综合治疗方案拓展到全院10个病区。

原主任任得满满当当的汉口医院呼吸科第七病区，眼下第一批批病人正在陆续出院。杨春华说，随着治疗方案的不断完善，医疗队队员都没有被感染，大量出院病例给仍在治疗的病人增添了莫大信心，“现在病房里的欢声笑语明显多了”。

兄妹俩约好，等疫情结束，他们一块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补上一顿“团圆饭”。“原计划春节期间回去陪陪两位老人家，但由于疫情影响都没能回去。”杨春华说，现在武汉已经逐步春暖花开，“相信战‘疫’胜利已不远”。

“看到家人写的诗，才知道兄妹都在一线”

新华社武汉3月11日电（记者李劲峰、李思远）怕家人担心，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报名驰援武汉；看到家人写的诗，兄妹俩才知道对方身处抗疫一线，工作地点相距17公里……这是广东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杨春华和妹妹杨满红的别样战“疫”经历。

54岁的杨春华是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接到医院组队赴武汉支援的通知后，他第一个报名，和其他16名同事一起进驻汉口医院接管病区，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我知道，滴滴，你妈妈和舅舅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而你多么希望，他们陪在你身旁。”抵达武汉投入救治工作半个多月后，杨春华在家人微信群看到这首写给他妹妹的诗，才知道兄妹俩此时都在武汉抗疫一线。

“那一刻特别诧异，也特别欣慰。”杨春华说，为避免年过八旬的父母担心，知道他来到武汉参加疫情防控的家人很

少，“没想到妹妹也是这样悄然出征”。

妹妹杨满红，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一名护士。她表示，大哥参加过抗击非典疫情，汶川地震救灾等医疗支援工作，也曾主动申请参与医疗援藏，这次又主动请战来武汉战“疫”，“我以大哥为荣”。

得知妹妹也在一战，杨春华马上给她打电话，嘱咐她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去照顾病人、服务病人。结合自己的经验，杨春华也鼓励妹妹，不要紧张，一定要关心好病人。

“妹妹比我小15岁，之前参加传染病防治临床工作经验少。”杨春华说，他也特别向妹妹介绍新冠肺炎临床特点特点，治疗要点，尤其告诉她“多和病人聊天，给他们心理安慰，能帮他们更好地康复”。

杨春华所在的汉口医院呼吸科第七病区，共有76张病床，收治了大量重症患者，临床治疗工作繁重。杨满红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日常参与治疗，还负责病人